

5月8日，这天阳光明媚，在庄严的教堂，黄大年一袭笔挺的西装，尽显儒雅风范。黄潇为爸爸和丈夫分别准备了湖蓝色的领带和领结，他们一家四口站在教堂前的草坪上，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黄大年从怀里掏出一块古董手表，小心翼翼地戴在女儿的手腕上。那是他的母亲在他结婚时送给张艳的礼物，他们一直存着，就等着有朝一日传给潇潇。

婚礼进行曲响起，女儿挽着父亲的手臂，穿过众人祝福的目光，父亲把女儿的手放进女婿的掌心，将她的未来郑重托付。

接着，父女俩走下舞池，跳起了华尔兹。那是黄潇长这么大，爸爸第一次陪她跳舞。

看着潇潇幸福的笑容，黄大年不由想起过去的时光：潇潇出生那年国内发大水，他给她的名字加了三点水，希望她此生过得潇洒大方。长大后，他带着她在剑桥的校园徜徉，在郊区的花园骑马；她觉得学中文很难，他答应课后陪她打羽毛球，哄着她去上中文班；跟在他屁股后面修剪花园，又跑到张艳那边去收拾菜地；他最拿手的菜是肉末和鸡蛋炒在一起，也是女儿最喜欢的。

望着爸爸增多的白发，黄潇也在回忆小时候的事情：那时，他们一家就住在地质宫的马路对面。一天晚上，妈妈和姥姥都不在家，黄潇就拉着楼里一个小伙伴一起去找爸爸。结果扑了空，再折回家，爸爸正在焦急地四处找她。那一次，一向和气的爸爸发脾气了，第一次用尺子打了她的手板。

高中时黄潇选修美术，第一堂素描课上完，爸爸就来指导了，那时候她才知道，原来爸爸遗传了爷爷的艺术天赋，他不仅是个体育健将，连绘画也是信手拈来。

考大学，黄潇瞄准了利兹大学，不仅因为父亲曾在那里深造，也因为有结构与建筑的双专业设置。黄大年对女儿的志向永远无条件支持，无论出差到哪里，他都会给女儿背回建筑书，如果在哪里看到精妙的设计，他也会拍下来给她送去。

后来，爸爸妈妈回到了中国，妈妈常说爸爸很忙，黄潇就担心他的身体。伦敦的下午，正是长春的凌晨，黄潇常会给爸爸打电话：

休息了吗？还没有。爸，你该睡觉了。我还在地质宫。

那你开车回家路上小心。

有好几次，妈妈告诉黄潇：晚上我会睡一小觉，等你爸回来再起来给他煮面条。黄潇听了，恨不能立刻辞职飞回长春，把爸爸从办公室拽回家，每天监督他吃饭睡觉。

可她也知道，爸爸的性格很犟，想做的事情一定会坚持。有几次，她飞回长春来看他们，一家人守在一起，爸爸会兴奋地讲他在国内进行的项目，讲中国又取得了哪些进展。

可妈妈也跟她讲过爸爸坚持背后的艰辛。妈妈说，有时候大年半夜不回家，她放心不下，到办公室看看，发现他就搭着件夹克，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她只能默默地帮他盖上报子，静静地待一会儿，然后自己悄悄地回家。

妈妈说，她常在爸爸傍晚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，拿着切成小块的水果来办公室看望几天不见得他。妈妈跟他说：你吃点儿水果吧。可爸爸总是说：放那儿吧，正忙呢，你先回去。妈妈有时候会坚持着看他吃完，但经常还是无奈地走了。

妈妈说，她自己有时候实在熬不过，就叮嘱大年身边的焦健和其他同事多照顾照顾他。她跟她们说：你们黄老师平时作息没有规律，你们在他身边多提醒着点儿。

她听着妈妈道出的担心与忧虑，想起了父亲在她小时候跟她说过的话：要记住，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女儿，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努力；也没有任何理由不使自己优秀。

爸爸回国之后，一家人聚少离多。可黄潇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一家人在她婚礼上的那次团聚，竟然是他们最后一次团聚。

1月4日，手术后第21天。黄大年内脏出现大出血，转氨酶升高、肝功能开始迅速衰竭、心电图出现停跳

命运往往真是弄人，万里之遥，黄潇也正在临盆的阵痛中挣扎。

剧痛之中，随着哇哇啼哭，黄大年的外孙降临到这个世上。黄潇含着幸福的眼泪，虚弱地对丈夫说：

拍一张孩子的照片，赶紧发给我爸爸妈妈他们。

此时，黄大年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病房的柜子里。

黄玲听到柜子里的响声，看到微信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抢救室，把手机举到他的面前。

哥，哥，你快醒醒，潇潇生了，是个男孩子。黄大年的眼球开始凸出，他刚刚失去了意识。

哥哥，你快睁眼看看啊，这是春伦，你的外孙啊！

照片上，那个黑头发、圆脸蛋、圆鼻头的孩子，分明带着黄大年的几分神韵。

春伦，是黄大年住院期间为外孙想

出的中文名字：长春的春，伦敦的伦。这是他最难忘、最喜欢的两个城市

他曾说：地质宫刻有我的梦想，剑河却永远留下我的眷恋。这里，有他的青春、他的母校；那里，有他的奋斗、他的骄傲！

春伦，浓缩了他的一生，又印刻着他的心迹。

他是多想亲口唤一声这个名字啊

此时，微信群里传来一条消息：大家都快来医院！

学生们正在食堂吃饭，扔下筷子，飞一样跑到医院，心急如焚地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口。

突然，ICU那道重重的门开了，医生说黄大年马上需要去手术室，他的病一秒钟也耽搁不得！

黄老师出来了，他被医生和护士推着，戴着呼吸机，眼睛半闭着，喘得非常厉害。学生们自觉地退后一步，手攥着手，静静为他拉起一道通向手术室的人墙。

他们多想扑上去，抱住心爱的黄老师啊！他们只能撕心裂肺地在心底呼喊：您一定要醒过来啊！您不能丢下我们啊！

1月8日13时38分，人们等来了那个令人万分悲痛的消息。

没有眼泪，没有声响，张艳就像失了心，听着医生最后的通报。黄玲大声哭着，过去扶住她，那瘦弱的胳膊瞬间冰透了她的手。

突然，张艳使劲儿挣脱开来，冲进了抢救室。那里，只剩她一个人了，她不能留她一个人在那冰冷的所在。

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棂，映在黄大年的脸上。所有的抢救设施已经撤去，他躺在那里，面色平静。

大年，你不能走，别丢下我！张艳俯下身去，紧紧抱住他，把脸贴在他胸前，一遍一遍地哭喊着

为了让他安心，她跟着他回来。为了让她开心，他在长春最美的南湖畔安了新家。

他为她做饭，她为他洗衣。他为她照相，她为他弹琴。夫妻那么多年，他还会当众牵她的手，为她唱生日的祝福歌

这个拦也拦不住、拗也拗不过的男人啊，为什么就这样说走就走，不告而别。

从此，她再无苦等后的牵挂：晚上不知道他会几点回来，做了饭他常常回不来

而他，也再无奔波中的歉疚：可怜她一再孤独守家，秋去冬来，在挂念中空守，在空中中老去。我6年前安慰她，再有一年就忙完，再有一年就是剑桥的生活节奏

现在，黄老师再也不用赶路了。有学生悲痛难忍，在朋友圈中写下此刻的心情。

不要发，潇潇还不知道。等到黄玲想起的时候，黄潇却已经看到了。仿佛从天堂坠落地狱，她疯狂地拨打父亲的电话，想要知道这不是真的。

为什么，爸爸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为什么要让所有人都瞒着我？为什么我会相信你一直在出差。那个世上最疼爱她的人走了。

从此，白昼与黑夜，不再有分别。悔恨与思念，啃噬着时间。

工作是工作，爸爸是爸爸。我和妈妈失去的，是更加刻骨铭心的存在。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在我的婚礼上。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那是我们第一次跳舞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太痛苦了！我好恨！

可是她却不能哭泣，因为小小的春伦还在她怀里，还需要她的哺育。

时隔数月，黄潇带着春伦，回到长春。她要回到爸爸妈妈的家，在那里寻找一些他的影子。

她遇到的每个人都告诉她，你爸爸干了很多大事。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。

很多人问过黄大年：你何必做到这个分上？

他给出了几乎相同的答案：你不知道啊，我出国就是从长春这个地方出去的，在外面漂了很多年，也确实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机会。现在想回来，就是为了报效祖国。我什么职务也不要，什么待遇也不求，就是帮助祖国做一些事情。

2015年1月，面对多所院校的极力争取，黄大年依然选择与吉林大学续签。

当时，大年只提了一个要求：再延长两年，在吉大一直工作到退休。刘财记得，续聘仪式上，大年慷慨激昂地说：我是带着梦想回来的，梦想和现实应该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完美的结合。学校对我的成长和回归投入了这么多，团队成员也付出了这么多，我怎么舍得离开这片精神传承的归宿之地。这是我的母校，也就是我的归宿。

现在，他找到了他的归宿。他在祖国度过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七年，他为母校奉献了自我的全部。这是怎样炽烈燃烧而又痛快淋漓的人生啊！

大地之子黄大年

我的归宿在中国，回国对我来说，就是落叶归根。

春的觉醒、夏的奔放、秋的收获、冬的蓄积，他就像一棵大树，伸展出一片绿荫，献出累累果实，将枝头的最后一抹亮色，都献给了脚下的大地。

不知疲倦的黄大年永远地离开了，把生命中最璀璨绚丽的部分献给了国家。正如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在诗里写的那样：我是你的，我的祖国！都是你的，我的这心、这灵魂！

大年不是一个一般的学者，他是有理想、有追求的人，才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。我理解他在英国那样优越的环境里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摸到天花板了，他回国，既是突破自己，也是报效祖国。高平说，千人计划成就了他，让他能够义无反顾、全身心地实践他的理想抱负、一展他的爱国追求。他是浓缩了他的人生，用这几年的时间凝聚成内心一直深藏的对祖国的爱。这么理解他的逝去更有价值，这也是他愿意投身、愿意献身的夜。

长春的夜晚，黄潇走出家门，漫步在南湖边。清风袭来，她仰望头顶的星辰，重新体味着爸爸的心境：我以前不理解，为什么爸爸会这么忙，甚至忘了他自己？但我慢慢能感觉到，他所做的这些是为了国家，他想着中国会强大，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些东西。

泪痕深处，我心归处

1月13日，大雪，长春迎来了零下23摄氏度的严寒。泪水划过脸颊，打在上手都统成了冰花。

长春市殡仪馆西辰厅内，此时聚起了八百多人。满满一室的黄菊花散着淡香，映着洁白的天花板，驱散了窗外的寒冷。

黄大年静卧在鲜花丛中，面容是那般安详。已经瘦成一把骨头的张艳守在一旁，没有眼泪，也没有言语，她只是默默地看他，仿佛这个世界就只剩他们两个。

黄大年穿的是一套黑色西服，里面是白色衬衫，脚上一双黑色正装皮鞋。因为身体浮肿，衣服和鞋都是临时购买的，尺码比平时大了两号。

大家想找一套最庄重的衣服，翻找半天，才发现他常穿的就是那件磨毛了袖口的黄呢子西装、两件褪了色的夹克衫、几件毛衣和洗得泛白的牛仔褲。柜子里还有很多衣服没有拆封，因为他根本无暇顾及。

焦健凑过去，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。他想确认一下，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。

几天前，焦健和其他几个人帮着家属给黄老师换了衣服。怎么从医院出来，怎么去的殡仪馆，怎么又给黄老师换了新衬衫，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与科学这份特殊的情。

唯一刻在他脑海中的，是黄老师最后一次讲话。

2017年1月1日，新年元旦，手术后第18天。

病房里，黄大年手臂上插满了管子。在焦健的帮助下，黄大年认真收听着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。前一天晚上，他已经托护士把这段视频录下来，拷进电脑里，一连看了好几遍。

2016年，中国天眼 落成启用，悟空 号已在轨运行一年，墨子号飞向太空，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遨游星汉

讲话中，习近平主席提到科技攻关，黄大年显得有些激动，他猛地深吸一口气，用沙哑的声音对焦健说：国家对科技创新这么重视，有了国家的决心，我们的技术马上就要到派上用场的时候，你们都要准备好，加油干啦

说完，一阵剧烈的咳嗽。

焦健忍着泪，直到了到了病房的门他才哭出来。他看见了黄老师眼角含着泪光，他知道这个人没有一时一刻不想着赶超前沿、不想着超越极限！

黄大年没有留下什么话。他唯一的交代，是在进手术室前。他和弟弟静静坐着，沉默片刻后，他先开口道：大文，我的保险柜里有一些资料，研究所里有两台电脑，我和于平老师也说过了，如果我能醒不过来，他们要继续做下去。其他的也没什么了。

走到生命尽头，他惦记的仍是他与同事们共同的事业。他最珍视的，还是他与科学这份特殊的情。

2016年2月14日，看到情人节的浓郁氛围，黄大年曾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：

我是否有情，我情系何处，用不着看别人学别人，与生俱来。真正从事科学的人，往往看重与事业发展有关的情谊群体，面对知音，常有相见恨晚的遗憾，发展的是与众不同的情。其实，值得永久珍藏和回忆的东西，才叫作情。

超然于世、至情至真，这就是黄大年！

当他俯视大地、仰望深空、憧憬大

海，他已找到了独属于他的、朴素而又隽永的心灵归处！

按照长春当地风俗，出殡时逝者要口含铜钱、盖上黄缎。可焦健觉得，黄老师不是普通的人，他不信这些东西。

黄老师应该盖着党旗或者国旗走。黄玲听了焦健的提议，有些茫然地抬起头。她比哥哥小了18岁，这些年哥哥经历了什么、做了哪些事情、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，她和大文似乎都搞不清楚。

2016年7月19日至22日，黄大年受邀参加了中央党校举办的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专题研修班。动身前，他在办公室忙活了一整天，反复整理修改自己的科研资料。

回到长春，一进办公室，黄大年就兴高采烈地告诉师生们：我代表讨论小组发言了，效果特别好。党和国家重视这些研究，咱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啊！

说着，他就打开自己的背包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个塑料袋，打开包裹着的毛巾，里面是一个白瓷茶杯。茶杯下面还配有一个托盘，黄大年特意用餐巾纸包起来，生怕刮坏了上面的金色镶边。他打开书柜的玻璃门，把这套茶杯摆在了专门存放各类奖牌证书的格子里。

王郁涵见了，有些纳闷地问道：黄老师你带这个回来干吗？黄大年乐呵呵地指着上面印的 中共中央党校 字样给她看，喏，这是中央党校发的，我得留个纪念。

那段时间，他还找来一本难得的课外书——长篇报告文学《长征》。工作之余就拿来自认真阅读，那些在血与火中淬炼的英雄故事，常常让他心潮澎湃。

现在，那本鲜红色封面的《长征》静静地躺在书柜中，等待着他的主人。第564页，他还细心地做了最后的折角。

这一生，一路长征，黄大年始终向往报国英雄的壮志豪情。中学时代，他曾与一帮部队子弟生活玩耍，时常把自己当作以一当十的英雄，高喊着“只解沙场为国死、何须马革裹尸还”的诗句。

这一生，一路长征，黄大年始终都想做一名坚守到底的战士。即使暂时和部队失去联系，他也终究要回到组织的怀抱。

1月13日这天，大雪漫天，仿佛要用那洁白覆盖这世间的一切。

焦健和黄玲捧着黄大年的遗像从他家居住的的小区出发，她们要带他穿过工农广场，走过南湖大路，最后看一看他的第二故乡。

在小区对面的十字路口，焦健举起了一个泥做的火盆，用力摔在地上，冲大声喊道：黄老师，一路走好！

铅灰色的火盆碎成很多片，散进了雪地，没有了声响。

长春的老辈人相信，子女为故亲摔碎了火盆，他们的灵魂就将砸破桎梏，安然离去，寻找新的彼岸之所。

焦健仰头望向天空，他想知道，那一缕忠魂是不是直上九霄，去往他魂牵梦萦的故里？

那里，有他一生中 most 安稳快乐的童年时光。在南宁地矿局地质大院的树荫下，他一边画着和日本鬼子打仗的漫画，一边给同学们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。

那里，有他少年时代自立图强的艰辛跋涉。在辗转寄读的几所学校里，如果老师说：只有一个同学考试得了满分的时候，同学们就知道不用问，又是黄大年。

那里，有他父母的坟家，有无法弥补、难以言说的遗憾。

2016年清明时节，黄大年专程抽出时间回到老家，和弟弟妹妹到父母坟前。

大文、黄玲，我想跟爸妈说说话。弟弟妹妹悄悄退后，黄大年就坐在坟前，絮絮诉说：

爸！妈！你们说的，大人都记着呢。你们说让我回来报国，我现在给国家做事情，一分一秒都没耽误，你们说回来以后离家近一点儿，我也在想办法和广西这边的学校、机构对接，为家乡建设出力儿，退休以后，我就在这儿住，陪着你们

黄大年还约上几个发小，去了广西第六地质队的旧址。曾经的小学校、饭堂和球场已经不再，一家人住的房子刚刚被拆，砖块瓦砾还在原地突兀地堆着。他静静站了许久，最终用手机拍下了那残旧的回忆。

这一生，从南宁到长春，他走得太远。从长春到剑桥，他走得太难。从剑桥再到长春，他又走得坚定。

他曾在朋友圈写道：大跨度的经历难免遭遇各种困难，拼搏中聊以自慰的追求其实也简单：青春无悔、中年无怨、到老无憾。

青春无悔、中年无怨、到老无憾。这就是黄大年追求的人生境界，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

勤奋求学，他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勤奋耕耘、流光无悔；归国创业，他把每一分光阴都用到了极致，把所有的智慧都奉献给了国家；年近六旬，他跑回家

踩着齐膝的大雪，姚立华和妈妈相互搀扶着走进录音棚。录音师一看她的状态也劝她：姚老师，您身体可以吗？

我想唱出来，让黄老师带上走。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。

录好后，姚立华第一时间发给了任波。手机响了，任波一看，双手颤抖，默默点开：

我爱你森林无边，
我爱你群山巍峨，
我爱你淙淙的小河，
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。
我爱你中国，
我爱你中国，
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，
我的母亲，我的祖国
疲倦而沙哑的声音流了出来。电话两端的人，流着泪一遍遍反复听着。这一生，兜兜转转，走过荆棘密布，也有繁花似锦。有人说他瘦，有人笑他痴，他却报之一笑，毫不介意：“国家的强大是我的梦想，回来能放弃那么多，就是为了这个，干得那么累，为了啥？还是为了这。”

最后清醒的日子，他还倚在床上，打着点滴，为学生答疑；他嘱咐于平，把咱们自己的经费再压缩一些，确保其他机构积极参与；他记挂姚永明参评副教授，硬是用颤抖的手，写下一段歪歪扭扭的推荐语

为什么啊！黄大年，走到生命尽头，他想得依然是工作，是别人？也许，正如先哲所言，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，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人。黄大年去世后，人们从他生前少有的采访中，更加读懂了他的心迹。

2016年12月5日，黄大年最后一次从长春出差到北京，破例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

我国的入地探测装备大部分靠进口。如果说我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，人家就是有导弹的部队，是这样一个差别。5年前我们是跟跑，经过我们的努力，到了今年，进入并跑阶段，部分达到领跑。

3个多小时，他的声音已经沙哑，可说起项目来依然滔滔不绝。看着黄大年疲惫的状态，团队成员刘杰几次想要打断他，却只能在旁边心疼地抹泪。

我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睡，没有周末，没有周日。一天休息5个小时，有时只休息3个小时。在中国做科学，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，玩命去干。哪天倒下，就地掩埋。

哪天倒下，就地掩埋！这就是他的选择，他的归宿。

当人们理解了他的信仰，才知他的旅途虽有泪可挥、却不觉痛苦，他的终点虽提前到来，却无须悲凉。

马克思曾说，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，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，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，而面对我们的骨灰，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。

现在，鲜红的党旗覆盖着他，温暖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人们重新念起他的入党志愿书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：

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，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，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，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，我觉得这才是人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。

黄大年之问

看到他，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，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。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，你是否会像他那样，义无反顾？

离黄大年去世已过了几个月，马芳武仍然会不时翻看他的朋友圈，每当翻到这一条，他都禁不住热泪盈眶

2015年4月7日，黄大年把一篇纪念邓稼先的文章《如果他还活着，今年才90岁》转到了他的朋友圈。邓稼先一直是他的偶像。

那段时间，他主持的几个大项目和课题已进入冲刺阶段。而他却隐约感觉自己脚步大不如前。他写下这段感言，似乎是在向偶像致敬，又似乎是在问他自己。

大年老师做到了，他是在用毕生的精力来接近他的偶像啊！马芳武把这条朋友圈转发后，人们才发现，穿越历史的星空，黄大年和邓稼先如此相似。

邓稼先 26岁，在拿到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九天，回到了1950年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；34岁，他用3个不能说 告诉妻子工作的变动，从此，整整消失28年，回来的时候，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；61岁，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，他一共获得了10项奖金。特别奖20元，其中原子弹10元，氢弹10元；弥留之际，他仍嘱咐要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努力，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

黄大年 51岁，在英国迎来人生得意的巅峰时，回到了在很多方面依然技不如人的祖国；6年多时间，他投入在工作与家庭难以割舍的中间，没人强迫，只是自找，总想干完拉倒，结果没完没了，公事家事总难两全；58岁，他最后清醒的日子，还在让助手反复播放海洋探秘纪录片，继续思考深海探测的未来方向

(下转第八版)